

種古一事故

大破摩天嶺

上海大家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:46



3 0528 0862 7

大破摩天嶺



薛仁貴

話說薛仁貴自從破了獨木關，又立了許多功勞，唐太宗

加獎賞，遂降旨命薛仁貴

爲元帥，陞周青等八人爲

總兵，又令仁貴率領人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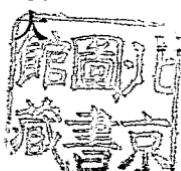
往破摩天嶺。仁貴受命後，

當下傳令起兵竟往摩天

嶺進發。及行到摩天嶺，離

山數箭，傳令安營。仁貴到了山腳，望嶺上一看，見摩天嶺半山中雲霧迷漫，高不可過，路又狹小。要破此山，頗覺煩難。周青道：「看

大破摩天嶺



808377

這嶺比他處高有數倍，實難攻破，須慢慢商量，智取此山。」仁貴道：「衆位兄弟，可隨我上山去探他動靜。」周青道：「倘那山上

有滾木打下來，如何是好？」

仁貴道：「不妨！待本帥冲上嶺頭，你們隨後上來。」

偷有滾木，我叫一聲，你們

大家跑下山就是了。」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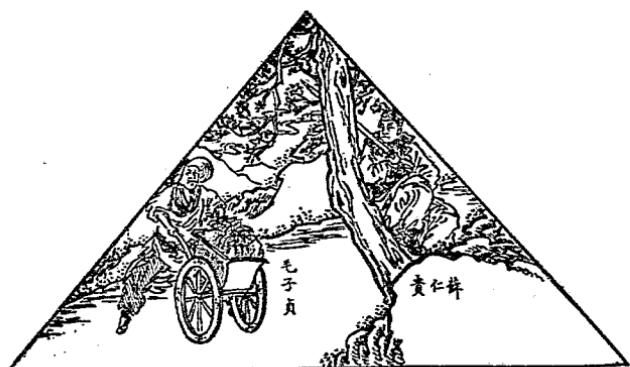
員總兵只得隨仁貴上去。

到了半山，見上面隱隱旗

旛飄搖，不見兵丁，只聽有人叫打滾木。仁貴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打滾木了！兄弟們快些下去。」八人聽了，忙回馬往山下跑了。仁貴



騎的是良馬，走得快，不上幾步，先到山下。數根滾木夾住八人馬足掃下來，只逃得七人性命。姜興本馬遲一步，竟打爲肉泥。姜興霸放聲大哭，七人盡皆下淚。只得回營，大家商議，無計可破。仁貴忽心生一計，想我何不私自混上山去看看。便對衆兄弟說明。周青道：『哥哥須要小心。』仁貴道：『不妨！』就扮作差官模樣，帶了震天弓，悄悄出營，往摩天嶺後面尋條別路上去，走了十餘里，忽聽見山上有車輪推轉之聲。仁貴往下一看，見有一個人頭戴氈帽，身穿青衣，年紀約有四五十歲，推了車子，往山上行來。仁貴想：此人必是上山去的小卒，不知車上是什麼東西，遂躲在一株大樹背後，偷眼看他。那曉這人步步上來，到了大樹邊，仁貴飛身跳出來，把推車的拖倒在地，一脚踹住，取出寶劍，就要砍下。嚇得



那人魂不附體，叫聲：『將軍饒命！』
是守本分經紀小民，爲何將軍要殺我？
』仁貴道：『我且問你，你是那裏人氏？
姓甚名誰？既說是經紀小民，爲何上這
山來？車子是什麼東西？你且細細說明，
饒你回去。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姓毛，名子
貞，只有老夫妻二人，並無男女，住在摩
天嶺西首下，賣弓箭度日。因數日前山
上，有二位將軍，名喚周文周武，要我解
四十張寶雕弓上山去。昨日做成，今朝
正要解上去。』仁貴道：『你不要謊言，

待我看來。』就把車廂啓開一看，果然都是弓，數一數，准准四十張。仁貴就叫『毛子貞！你推上去，倘被小番看見，疑你是奸細，打滾木下來，如之奈何？』毛子貞道：『這摩天嶺乃小人時常游玩之所，從幼上來，如今五十歲了。番兵番將無一人不認得我，見我這一輪車子，就認得的，再不打滾木下來。若走到上邊，小番還要接住，替我推車。』仁貴道：『你可知道山上諸事，守將有幾員？姓甚名誰？番兵有多少？可有勇的沒有？』毛子貞道：『這裏上去，便是寨門，裏邊有個大大的總府，守將周文周武，兄弟二人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後半邊有個山頂，走上去有二三十里。上有五位大將，一個名呼哪大王，左右兩員副將，一名雅里托金，一名雅里托銀，驍勇異常，還有猩猩膽元帥，一手用鎗，一手用砧。又有一個，乃高

建莊王女婿，名紅慢慢，使一口大刀，力大無窮。仁貴一一記清在心，取出寶劍，把他砍爲兩段。上前把他衣帽剝下，將屍首撇在林中，自把頭巾除下，戴了毡帽；又把白綾跨馬衣脫落，將青布直身穿好，把自己震天弓也放在車之上，推上山來。

上面小番見了說：『哥哥那上來的好似毛子貞。』那一個說：『兄弟不差！』看看來近寨口，又一個說：『那個毛子貞是黑臉有鬚，這上來的是白臉無鬚，恐是個奸細，我們打滾木下去。』仁貴聽見打滾木，忙大叫道：『哥哥我不是奸細，是毛子貞之子解弓上來。』小番道：『那個毛子貞爲何不解上來？』仁貴道：『我父親有病臥床，恐怕解弓來遲，故打發我解上來。哥哥不信，看這輪車子，可像毛家之物麼？』小番看道：『不差，這真是毛家的

車子，快快進寨來。」仁貴答應，走進寨門。小番道：「待我們去報，你且在這裏等一等。」仁貴道：「曉得！」

小番往府來說：「將軍，寶雕弓解到了。」周文道：「毛子貞解弓來麼？喚他進來。」小番道：「那解弓的不是毛子貞；那毛子

貞有病臥床，使他兒子解上來的。」

周文道：「那個毛子貞在此解弓，也

長久了，不聞他有兒子，爲何今日有

個兒子來，恐是奸細。你須盤問明白，

說得對，可放他進來。」小番道：「我

們已經盤問明白，連車子也認清的。」

周文道：「既如此，喚他進來。」小番出來道：「將軍傳你進去。」



『仁貴走到堂上，見周文周武，忙跪下道：『將軍在上，小人毛二叩頭。』周文道：『你承父命，前來解弓，可曉得這裏有多少大將？叫什麼名字？說得不差，放你回去；若有半句不對，立卽處死。』仁貴就將毛子貞所說言語，一一說出。周文道：『果然不差，』你解來有多少弓？仁貴道：『有四十張。』周文叫手下到外邊把弓點清收藏了。小番答應去了一回，走來稟道：『啓上將軍，車子上的弓有四十一張。』周文問道：『你說四十張，如何多了一張？』仁貴見問，想震天弓也在裏邊，便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『二位將軍，小人氣力最大，學得弓箭，善開強弓，所以小人的弓，也帶來放在車中。原不算在內，望將軍取弓來與小人。』

周文周武聽了此言，心中歡喜道：『你有這個本事，快去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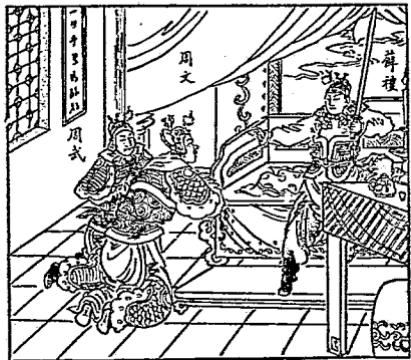
你自己強弓來與我看。」仁貴就往外向車子上取了震天弓進來，與周文周武觀看。周文接在手中，只開得一半說：「果然重，你

試扯開與我看。」仁貴接過弓來，連

開三通，都是扯足，喜得周文周武把舌頭伸出道：「真有本事！你父毛子貞向

在此間走動，爲何不曾說起有這個小兒子？」仁貴道：「不瞞將軍，小人平日

最好六韜三略，所以投師在外，操演武藝，十八般器械，雖不能精，也知一二，前月纔回家來，所以父親不曾說起。」周文周武聽他武藝多才，更歡喜道：「本將軍善用大砍刀。你既曉



得十八般器械，先把刀法，要與我看看，好不好，待我教你。」仁貴道：『既如此，待毛二使起來。』就在架上拿下大刀，在堂上使起來，顯出本事。只見刀不見人，撒豆不能近身，亂箭難中皮肉。周文周武齊聲叫好。仁貴使完，插好大刀，說：『二位將軍方纔小人刀法，可有破綻，望將軍指教。』周文周武連聲讚好道：『我們刀法，都不如你。』仁貴道：『將軍休要謬讚，這大刀，我毛二性不喜他，所以不用心習練，將軍爲何反不如我？太謙遜了，我最喜歡的是方天戟，日日當心使他，時時求教名師，比刀法還好些。』周文周武道：『既如此，你一發要與我看看。』仁貴就在架上取下畫戟，當堂使起。他日日用慣的戟，雖然輕重不等；但覺用慣的器械，分外精通。周文道：『兄弟，看這戟法，分明是英雄大將了！』周武道：

『是哥哥，我們的刀法，不是他的對手了！』周文道：『兄弟，我今
留他在山，教點我們武藝了！』仁貴使完戟道：『二位將軍，這戟
法比刀法如何？』周文道：『好得多！我今與你結拜生死之交，弟
兄相稱。一則講究武藝，二來山下唐將討戰甚急，幫助我們，退了
人馬，待我保奏你出仕皇家，爲官作將。你意下如何？』仁貴大喜
道：『二位將軍乃皇家棟梁，小人是一介細民，怎敢與將軍結拜？』
周文周武道：『你休推辭過謙，我兄弟素性最好的是英雄豪
傑，豈有嫌你經紀小民？』就叫小番擺起香案，三人在大堂拜認
兄弟。吩咐擺宴，三人坐下飲酒。仁貴言論兵書戰法，頭頭有路，句
句入門，喜得周文周武拍掌大喜。吃到三更時候，仁貴大醉，周文
周武送他到書房安歇。兄弟二人在燈下稱仁貴之能，心中也有

些疑他是大唐的奸細，坐到三更，二人到書房外，那仁貴醉猶未醒，昏昏沉沉，只道在唐營中，因爲口渴，喊道：『那一個兄弟取茶來，與本帥來吃。』周文周武聽得明白，周武道：『哥哥，他既是毛家之子，爲何稱起本帥？必是唐朝元帥。』周文醒悟道：『兄弟，一些不差。我看他戟法甚好，聞說大唐穿白用戟的小將利害，近日掌了兵權，名喚薛仁貴，必是他無疑。』周武道：『哥哥如此，我們先下手爲強，快去斬了他，有何不可？』周文道：『兄弟差矣！我們是中原百姓，飄洋做客，流落高麗，平時發願，已經不願在外邦出仕，情願回到中原，奈無機會，難以脫身。今番邦地方，十去其九，況我一家總兵，與元帥結爲兄弟，也算難得，不如與他相通，投順唐朝，共取摩天嶺。一來立了功勞，二來隨他回中原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』

兄弟意下如何？」周武道：『哥哥之言有理！』

當下周文周武推進書房說道：『薛元帥，小將取茶來了！』仁貴在牀上聽見，忙起來，看見周文周武，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『事情敗露了！』遂跳下床，抽出寶劍說：『二位哥哥進來，有何話說？』周文周武跪下道：『元帥不必隱瞞，小將已盡知帥爺是大唐元帥薛仁貴。』仁貴道：『二位哥哥休要亂道，小弟實在是毛家之子。蒙二位哥哥結爲手足，豈是什麼大唐元帥？』周文道：『元帥放心！我們兄弟二人，是中原山西太原府人，因飄洋爲客，流落在此。今日雖爲總兵，但要回中原之心已久，奈無機會脫身。今元帥果是唐將，兄弟情願投降唐邦，隨在元帥標下聽用，共取高麗，班師回家鄉去，全了我二人心願，望元帥說明。』仁貴聽了大喜，道：

『二位哥哥請起！本帥與你們已經結爲兄弟，患難相扶。今聞二位心願投唐，本帥也不得不講明。我果是唐朝元帥薛仁貴，奉旨來取摩天嶺。不料此山太高，實難破取，故本帥出營閒步散悶。偶遇毛子貞解弓上山，只得將機就計，冒名上山；誰知二位哥哥識出眞情。今哥哥願幫本帥立功，回到中原出仕，顯宗耀祖，本帥甚喜。』周文周武道：『元帥肯收留，末將情願在山接應。今元帥快去領人馬，殺上山來，共擒五將，以立功勞。』仁貴道：『我下山領兵上山，倘小番不知，打下滾木，如何抵擋？』周文道：『這滾木，小將不叫他打，他怎敢打下去？元帥放心，沖殺上來，決無大事。』仁貴歡喜到了明天，仍扮做毛家之子，從後寨竟下山去。周文周武聚集所管偏正牙將，曉諭投順唐朝之語。那些偏正牙將見主將

已經投順，誰敢不遵，大家整備器械，接應唐兵上山。

那薛仁貴回到營中，周青衆兄弟接見，就問山上事情如何。仁貴就把昨日的事情說了一遍。衆兄弟聽了歡喜，大家通身扎束，領了十萬雄兵。仁貴當先，衆兄弟排列隊伍，隨後上山。到了寨口，周文周武接住道：『元帥！待末將二人詐敗，跑上山峯；你帶衆將，隨後趕上山來，使他措手不及，就好成事了！』仁貴道：『不差，二位哥哥快走。』周文周武回馬，倒拖大砍刀，望山上亂跑。仁貴在後追上山峯，後面七員總兵，帶領人馬，一齊上山。周文周武跑近寨口，呼聲大叫：『我命休矣！快快來救！』小番聽見，望下一看，忙報進銀安殿去了。

這座殿中有位呼哪大王，生得青面紅眉，鳳眼獅鼻，海口大

耳，鬍鬚下垂，身長一丈；兩員副將，生得濃眉豹眼，腮下幾根短鬚，身長丈餘；駙馬紅慢慢，生得紅面濃眉，圓眼無鬚，身長一丈一尺，力大無窮；元帥猩猩膽，生得面如雷公，四個揀牙，露出口外，身長五尺，厲害不過。這五人皆在殿上講論兵法，忽見小番報進來說：『不好了！唐將領兵殺來，二位周總兵，殺得大敗，被他追上山來了！』五人聞言，定心一聽，只聽得山下喊殺連天，鼓炮如雷；問：『何不打滾木下去？』小番道：『滾木打不得下去。二位周總兵在半山中，恐傷了自家人馬。』五將聽了，心慌意亂，元帥猩猩膽，忙取了銅鎗鐵砧，四將亦提刀擎鎗，各各上馬，來到寨口。呼哪大王衝先，後面就是雅里托金，雅里托銀。那周文周武假敗上山，撞着呼哪大王，說：『唐將驕勇，須要小心。』二人說了這一句，就閃在

呼哪大王背後而去，遂抵住雅里兄弟，不放他到寨口接應。雅里兄弟見二位周總兵，把刀砍來，忙把鎗架住，四人戰在一堆。後面紅慢慢舉起板門刀，衝上來喝道：『周文周武反了！』正欲回身，

要取他性命，却被仁貴趕到，把戟直望呼哪大王面門上刺進來。他喊聲：『不好！』要招架，也來不及，竟

被仁貴刺中咽喉，挑落山下去了。仁貴遂衝上去，正撞着紅慢慢，他大喝道：

穿白將不要走，看刀罷！」提起板門刀，望仁貴砍來，仁貴把方天



戟架開。二人戰了數合，只是平交。猩猩膽見紅慢慢不能取勝，急來助戰。仁貴左手扯起白虎鞭要打，他又離開。

這時周青等七人領兵到山上，把番兵亂砍亂殺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那仁貴正與紅慢慢殺得氣虛喘喘，恰好周青趕到說：『元帥，我來助戰了！』提起雙鐗就打。紅慢慢連戰二將，全無懼色。周氏兄弟與托金托銀殺了四十餘回合，刀法漸漸鬆下。忽見李慶紅王心鶴趕到，幫助二周，提刀亂砍。托金托銀雖勇，那裏當得四將，但見呼呼喘氣，要敗下來。猩猩膽看見，就照李慶紅身上一鎧砧。慶紅叫聲：『不好！』竟被猩猩膽打了一個大窟窿，血流如注而亡。王心鶴見了，眼中流淚，只好招架猩猩膽。周文周武兩口刀，又不能取勝托金托銀。

那邊仁貴周青與紅慢慢殺到一百合，總難取勝。又聞猩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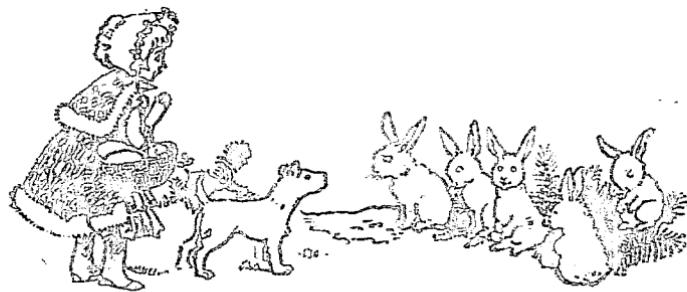
膽傷了李慶紅，眼中流淚，戟法漸漸鬆下。此時姜興霸李慶先薛賢徒王新溪

殺得番兵東逃西奔，就來幫助仁貴，把一個紅慢慢圍住，鎗刺刀砍，鐗打斧劈，

那紅慢慢好不利害，把一柄板門刀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。仁貴叫：「衆兄弟，你們小心，我再去幫助周兄弟挑了兩將，再來殺這番狗。」就退下去。左手取弓，右手拿出一條穿雲箭，搭在弦上，照定猩猩的咽喉射去。猩猩膽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傷了左膊，就帶箭望西



逃去。仁貴見猩猩膽逃去，又催馬來戰紅慢慢，叫：「衆兄弟去幫周文周武，殺了托金托銀，再來助我。」那薛賢徒姜興霸王新溪答應一聲，就來幫助周文周武，把雅里兄弟亂刺亂砍。托銀心中慌亂，被王新溪刺中咽喉，墜馬而死。托金見兄弟刺死，心中慌張，被周文一刀砍去，殺作兩段。衆人大悅，一齊擁來，把紅慢慢圍住，亂殺；殺得他呼呼喘氣，刀法混亂，被仁貴一戟，刺中前心，死於馬下。於是破了摩天嶺。



.61
.3
6

